



德·阿尔坦尼扬的剑

（苏）阿·别尔兹里叶娃著

德·阿尔坦尼揚的劍

〔蘇〕阿·別爾菲里叶娃著

丹 邑 譯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ШПАГА Д'АРТАНЬЯНА

А. ПЕРФИЛЬЕВА

ДЕТГИЗ 1956

德·阿尔坦尼扬的剑

〔苏〕阿·朔尔菲里叶娃 著

伯·维诺库洛夫 插图

开 邑 译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天津邮购部代售）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19毫米 1/32 印张 3 字数 64,000

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,500

统一书号 B10072-239

定 价(3)0.24元



……如果你是个勇敢的人，
那么你就冲到敌人面前去；
那时就不会嫌宝剑太短……

—

十天，整整的十天！每一天有二十四小时，每一小时有六十分鐘。总共是……

維加又看了一遍中队計劃。这个計劃，昨天輔導員姐瑪拉在班会上已經讀过了。姐瑪拉或者叫她多瑪〔注一〕，中队里的隊員們都

〔注一〕 多瑪是姐瑪拉的爱称。——譯者。

这样叫她的，

在一張画着十道格子的白紙上，头一格里写着：

“三月二十五日，放假的头一天。集体參觀地志博物館。”

維加想了想，在旁边写上：“这是老太婆干的事，我不感兴趣。”

窗外突然下起雪来了，湿漉漉的，逗人爱的雪花；有的落到窗台上，讓太陽光照得一闪一闪地發亮。好像下的不是雪，而是夏季常見的蘑菇雨〔注一〕。

第二格里写着：“到溜冰場去玩。”

維加把两头加上了引号，又打了个問号，写上：“冰，一定会化的，要是不化，我就去。”

下面几格里写着：

“和作家見面。”“和哪一位作家見面，却不知道；如果是写‘火箭83号’的那位作家，可以去。”

“書籍座談——‘一，二，开步走！’”“沒勁！”

“談談怎样安排个人作息时间。”

維加皺了皺眉，勾去这一格，在旁边模糊不清地写上：“我自己知道，找高力拉借‘三劍客’去，这才是本好書呢……”

再往下写着：

“兒童早場戏。”“这是小孩子看的玩艺兒。”

“集体看电影。”“这要看是什么片子了，要是不好，就不如和拐脖搬子舒尔卡去看‘偵察員的功助’。”

〔注一〕 在夏季，往往一面出太陽一面下雨，据说这种雨很适于蘑菇的生長；所以苏联人民把它叫做蘑菇雨。——譯者。

維加把中隊計劃夾在課本里，免得丹妮施卡多管閑事。然後他把帽子拉到眼皮上，從衣架上摘下了大衣。

“你到哪兒去？”丹妮施卡厲聲厲色地問。

“你管得着嗎？”維加甚至看都不看妹妹一眼。

“媽媽說了——不穿套鞋不許出去！”

但是維加早就跑到前屋去了，門“砰”地一聲在他身後關上了。

街上，鐵鏈和諧地、沙沙地響着。清道工人們在打掃便道，雪，飛一般地濺向街心。

維加隨手抓起一小撮雪，捏成雪球，向隔壁院里扔去。立刻從院里也飛出一個還擊的雪球，恰好落到一個行人的腳邊。那個人生氣地說：“太不像話了！”這時候維加很快地轉進一條胡同，走進了緊邊上那座房子的大門。

他敲了敲窗戶。

窗上挂着黑糊糊的窗簾。窗簾撩了起來，有人用鉛筆在玻璃上敲了兩下。

門洞里的門旁邊，挂着一個牌子，上面寫着：“找波波夫按一下電鈴；找斯密爾諾夫——按兩下；找基哈米洛夫——按三下……”維加從來也來不及往下看，因為這兒的住戶很多，一共有六種按電鈴的方法。

門開了。開門的是波波夫〔注一〕家的鄰居——領養老金的嘉列麗雅老婆婆。她把維加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，說：

“小孩兒，仔細把腳擦乾淨，在過道里走的時候輕一點。謝天謝

〔注一〕 波波夫是高力拉的姓。——譯者。

地，好像就你一个人，是吗？”

“謝謝！是我一个人。您好！高力拉同志在家嗎？”他一边說一边在垫子上擦脚；在这所房子里，他总是很有礼貌。

然后他敲波波夫家的房門。

“听見了，听見了，进来！”从屋里傳出喊声，还有响亮的、鈴鐺般的狗叫声。

一只棕毛小狗，長着兩只快要拖到地板的長耳朵，高兴地朝維加扑过来。

屋里挂滿了有框和沒框的画，以及白色的、沒有黑眼珠的石膏人像；地下摆滿了書架和書櫃，甚至得拐来拐去地走。

“您好！高力拉同志。”維加大声地說。

高力拉穿着紅色短外衣，衣服上东一塊西一塊地尽是油彩。他正站在一只敞开的長箱子旁边。

“你好，維加，来！你怎么好久沒来呀！”他說着，微动了一下他那毛茸茸的，好像兩条毛虫似的眉毛。

“我們考試了呀！現在可放假了。”

“噢，这很好！在假日里你准备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，每天都要按照中队計劃去做，什么座談啦、參觀啦……”

“哦，那么你的英文怎么样？又是2分嗎？”

維加低下头說：

“3分。我背呀，背呀……可是我們的依万，难道有法子叫他滿意嗎？把所有的人都折騰苦了，这个‘私人密探’……高力拉同志，您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收拾收拾旧东西，画兒呀，習作呀……”

維加很感興趣地看看箱子里說：

“高力拉同志，為什麼這兒放着一堆都是一樣的畫呢？”

“我一張一張地試驗，看怎樣畫最好，你能看出來嗎？”

“我當然看得出來。就是掛在牆上的，畫着河的那張！”維加指着一幅鑲着銅框的大畫說。

“那麼你認為哪一張頂好？”

“當然那張！”維加用手指着牆說。

“因為它比這一堆里的都好，你說是嗎……”

維加坐下來，摸摸在他腳邊撒嬌的小狗。

“高力拉同志，這個雄偉的老頭子是什麼人？”他指着放在箱子上的石膏人像問。

“人們管這個老頭子叫宙斯神，”高力拉微笑着說，“古希臘的神。你願意要嗎？我送給你。”

“謝謝您吧！我不要，我要個神來有什麼用啊！”

高力拉從箱子上彎下腰來，從里面拿出一個破爛的紙夾。

“這麼說，‘私人密探’把你們所有的人折磨得好苦嗎？”他問。

“可不是麼！”維加深深嘆了一口氣說，“聽說打仗的時候他當過偵察兵。我們上他的課時，都像死人似地坐着。稍微動彈一下——他就給趕出去。”

“那麼你們一定都不喜歡他？”

“哪兒的話！高力拉同志，正相反！我們不喜歡那個算術老師，誰的爸爸要是經理或是將軍，她就對誰挺和氣。可是‘私人密探’很公平，對大家都一樣……高力拉同志，您不是答應過我，等放假就借我‘三劍客’看嗎？”



“這本書你已經看過兩遍啦！”

“我還能再看上十遍。”維加輕輕跺了一下腳說。

“難道看不膩嗎？好吧，來幫我把東西收拾起來，趁瑪麗雅還沒下班，不然我們可要挨說了……咳！瞧我找到一樣什麼東西！”

高力拉忽然從盡是灰塵的箱底拿出一把插在皮鞘里的劍，劍柄已經失去光澤了。

維加抓住這把劍。他的眼睛里閃耀出興奮的火花。

趁高力拉在翻騰箱子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擺動那把劍，把它從鞘里抽出來；用牙齒試試鋼；聞聞它；站在鏡子跟前裝模作樣；用褲子擦擦劍柄……

“高力拉同志，這把奇妙的劍是做什么用的？”他最後問。

“朋友，這是把古劍。”

“它有一百岁了吧！”

“可能还要多，誰知道呢？”高力拉一面整理紙夾里的發黃的文件，一面回答。

“这兒写的是什麼？”維加纏着他問。

“給我看……把桌上的放大鏡拿來。这样，这样……”高力拉眯縫起眼睛說，“写着‘托列多’，这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。大概这把劍就是在那里造的。还用法文写着‘保持榮譽’几个字呢。”

“高力拉同志，这把劍怎么到您手了呢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了……大概是爷爷遗留下来的，因为他收集各式各样的古董。”

現在維加也拿起放大鏡，仔細看那把劍。他發現了——劍柄大概是純銀的！还發現劍刃上有凝固的血。高力拉說这不是血，不过是生的鏽罢了。可是，維加不同意。

“高力拉同志，这兒为什么刻有一道道的記号呢？”維加不斷地問。

“記号？瞧你真是纏个沒完！”高力拉微笑了一下，“可能是用这把劍参加决斗的次數，或者就是在决斗中杀死敌人的數目吧，对不对？”他开玩笑地說。

“真的嗎？”維加开始数起来，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一共十二道記号，好家伙！那么是誰用它决斗过呢？为什么它这么短？怎么劍尖断了？”他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。

“哎呀，你多么好奇啊！誰用它决斗过，我可不知道。劍尖断了，大概因为最后那一下刺在盔甲上。至于劍为什么这样短……因为对于一个勇敢的人来说，長劍是不必要的，‘如果你是个勇敢的人，那么

你就冲到敌人面前去；那时就不会嫌宝剑太短……”高力拉忽然朗诵起来了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这首诗太好了！请您再重复一遍。”维加赞美地喊道，“请您重复一遍，我要学会……不，最好是写下来。”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片纸和一个铅笔头：“‘如果你是个勇敢的人，那么你就冲到敌人面前去；那时就不会嫌宝剑太短……’高力拉同志，万……”维加兴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了，“说不定这是德·阿尔坦尼扬〔注一〕的剑呢？您认为怎么样？”

“我很怀疑。像这样的事情还很少有……”高力拉朝他挥了一下手，又继续收拾箱子。

维加又走到镜子跟前，默默地把剑打量了很久。

“高力拉同志，你猜怎么着？”最后他羞怯地说，“把这把剑卖给我吧！”

“什么？你要它干什么？”

“我给您钱，分期付款。我不去看电影，把钱省下来……要不，这样行吗？咱们对换吧！您喜欢什么，我就送什么给您，好吗？”

维加的声音里含着央求的声调，使高力拉笑了。

“不行，维加，”他摇摇头说，“你会用这把剑惹祸的。”

“瞧，剑尖都没有了，一点也不快。连铅笔刀都比它厉害！”维加竭力地劝说。

“不行，小朋友，我知道你们这群淘气家伙。一淘起气来，把世界

〔注一〕 德·阿尔坦尼扬是法国大仲马所著“三剑客”一書里的主角。
——譯者。

上的一切都忘了。到时候我可得替你負責任。說不定你还会吃官司呢！”

維加把手放在胸前說：

“高力拉同志，我把它攔在家里，决不拿出去。您不相信嗎？我多咱也沒騙過您呀！”

“我相信你，維加，可是你的爸爸媽媽會說什麼呢？”

“爸爸媽媽一定同意，您瞧着吧！”維加满怀希望，兴高采烈地說，“我知道，他們一定会同意的。”

“那么你要这把劍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，做什么？”維加閃動着眼睛說，“怎么——做什么？我……”

高力拉仔細地看看他，想了一会兒，然后說：

“好吧。我們來講好：你答应我，不把它从家里拿出去；也不要拿它淘气，能做到嗎？”

維加使勁点点头。

“最重要的事，”高力拉接着說，“今天晚上你一定給我送来一張你爸爸媽媽写的字据，証明他們不反对并且同意你收下这把劍。”

維加庄重地抬起手來說：

“一定送来！真的，一定送来！脫少先隊員的老實話。”

“那就把劍送給你。”

“烏拉！”維加揮舞着劍嚷道，“烏拉！謝謝……”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地：“这怎么行呢？高力拉同志，这样貴重的东西……不，我还是用东西来換吧，用您想要的东西来換……”

“不用換了。我送給你，維加，讓它做為我們友誼的紀念，”高力拉重復說，“不过，要小心，別忘了条件……”說着，他拍拍維加的肩。

“謝謝，謝謝，这是多好的礼物啊！”維加喃喃地說。

他把劍插进褲腿里，用手扶着它，甚至忘了和高力拉告別，也沒聽那只因为沒被埋睬而受了委屈的小狗一眼，就从屋里跑出去了。

二

維加跟画家波波夫·高力拉和他的妻子瑪麗雅是这样認識的。

有一天放学后——那还是冬天的事情——維加和拐脖搬子舒尔卡一塊兒去滑雪。河边上聚集了一大群男孩子，他們用雪堆了个跳台，从山坡上往下滑。

維加想显示一下本領，可是剛剛把滑雪棍插进雪地里，忽然听到一陣絕望的喊叫声。

一个小姑娘在鋪着白雪的河面上跑着，她一面揮手一面喊：

“普介尔卡，回来！回来，普介尔卡！”

一只棕色蓬毛的小狗，拖着一根皮帶，正朝桥旁的冰窟窿跑去；那是严禁孩子們滑过去的地方。冰窟窿冒着蒸气，一群烏鴉在上面盤旋着；因为附近的工厂把掺有廢重油的热水倒在这里。

狗奔到烏鴉跟前，一下子停不住脚，就跌进冰窟窿里去了。小姑娘就拚命地尖叫着。

当时，維加毫不猶豫，他滑下河岸，向桥跟前滑去。



小狗想从冰窟窿里爬上来，但是一部分冰已融化了，被它的爪子一按就碎。

維加喊道：

“拐脖搬子，快来帮忙啊！”

舒尔卡用一条腿跳着，穿上滑雪板。男孩子們像豌豆似地从岸上撒下来。

維加跑在最前面。他脱下滑雪板，趴在滑雪板上面向冰窟窿爬去。

小狗看見他，哀求地叫着，泪水从眼睛里流出来，小姑娘吓呆了。

維加一直爬到冰窟窿边上，伸出手去，过了一会兒就拉上来一只渾身颤抖、黑色的、沾滿了重油的普介尔卡。它身上直冒着蒸气。

后来怎样了呢？

小姑娘吓得惊慌失措，一个劲儿伤心地来回說：“哎呀，这可怎



么办呢？普介尔卡会冻死的……”弄得維加不管願不願意，也只好抱着湿淋淋的小狗跟在她后面走。

拐脖搬子舒尔卡在后边喊：

“把它放下，它自己用腿还可以快一些跑到……維契卡〔注一〕，你的滑雪板呢？”

但是維加哪还顧得上滑雪板，他抱着手里的小狗向小姑娘指的房子走去。

一路上小姑娘不住地問：

“哎呀！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不会冻坏的，”維加打断她的話說，“只要洗洗就行了。”

（維加自己渾身都是重油，但是因为很緊張，他竟沒注意到。）

一个怒气冲冲的老太婆給他們打开門，她庄重地說：“我早知道会这样！瑪麗雅，快来看看吧，您的孩子們把倒楣的小狗弄成什么样啦……”这一来可把維加窘住了。

一个長得很好看、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很快地走进前屋里来。

“怎么啦？米珞琦卡，出什么事了嗎？”她哎呀了一声。

“他……就是他……給拉上来的。”米珞琦卡要哭地說，“它去追烏鴉……”

“誰去追烏鴉……小朋友，請你把事情詳細地告訴我……米珞琦卡，安靜一点……普介尔卡，可憐的小东西，你像个什么啦！”

“它身上沾的是重油，”維加把那只骯髒的小狗放在地板上說，“得用煤油来洗，要不洗不掉。”

〔注一〕 維契卡是維加的爱称。——譯者。

“煤油？”瑪麗雅吃驚地回問了一句，“好，你說得對……米路琦卡，燒點熱水……小朋友，請你幫幫忙吧！把盆拿來。”

於是大家就在普介爾卡周圍忙起來了。

小狗輕輕地叫着，並且用感激的眼光望着維加。米路琦卡也用同樣的目光看着他。

維加脫下短外衣，給普介爾卡刮着，洗着，地板上潑的水成了小水窪。米路琦卡一面擦地板，一面不住地問：

“它不會感冒嗎？它會不會凍死？”

最後，狗洗好了，把它裹在一塊乾淨柔軟的抹布里。維加想，他該走了。

可是正在這時候，一個濃眉毛的男人走進前屋，這就是高力拉。他說：

“吵什麼，打起來了嗎？喲，英雄們！請道其詳吧，到底出了什麼事啦！”

米路琦卡激動地指着維加開始把經過告訴他。可是維加打斷她的話說：

“你們的這只狗大概是獵狗吧？我知道，長耳朵的就是獵狗。它看見烏鴉就拚命撲過去了！”

“你說得對，但是不完全對。”高力拉說，“獵狗有長耳朵，不過別種狗也有長耳朵的。這只狗大概是獵狗，用來獵野鴨的。叫作斯巴尼艾爾種狗。”

“那你們為什麼叫它普介爾卡呢？”

“嗯……大家就這樣叫……”

這時候，裹在抹布里的普介爾卡躺在墊子上，眨着亮眼睛，不時

地用尾巴在地板上敲着。这是它表示感激的意思。

“米路琦卡，現在你們倆都去洗洗干淨，”瑪麗雅說，“然後請這位小朋友進屋去喝茶。胰子和手巾在這兒。”

維加看了小姑娘一眼，臉紅了，急促地說：“謝謝您，我已經早喝過了，現在我該回家了……”

“那麼挑一本你喜歡的書帶走吧，讀完了送回來再換新的。”高力拉提議說。

對於這個提議，維加當然同意了。

他被帶進一間擺滿傢俱、窗子很高的大房間里。一進門，維加的兩只眼睛立刻看過來了：櫃子里、書架上，躺著、立著，到處都是書；簡直像來到了圖書館一樣。

高力拉打開一個書櫃，簡短地對他說：“挑吧！”

……這天晚上，因為重油弄髒了維加的滑雪服，他挨了媽媽狠狠的一頓罵。但是維加一點也沒生氣。因為能跟高力拉、瑪麗雅和米路琦卡認識是值得的。而且借來的書又是那麼有趣，他看了一晚上，甚至連明天的功課都來不及準備。

高力拉和瑪麗雅自己沒有孩子。

大概因此他們就很愛別人的孩子，不管大的小的，也不管院裡院外的，甚至連胡同里的孩子也常到他們那兒去借書、畫、圖片兒和各式各樣的小玩藝兒，鬧得鄰居們常常埋怨他們，對他們很不滿意。

嘮叨得最凶的是領養老金的嘉列麗雅老婆婆。

“出來，進去……”她說，“這兒簡直成了小店兒啦！弄得到處都是泥。瑪麗雅，我懇切地要求您禁止你們的孩子們在走廊里嚷嚷。